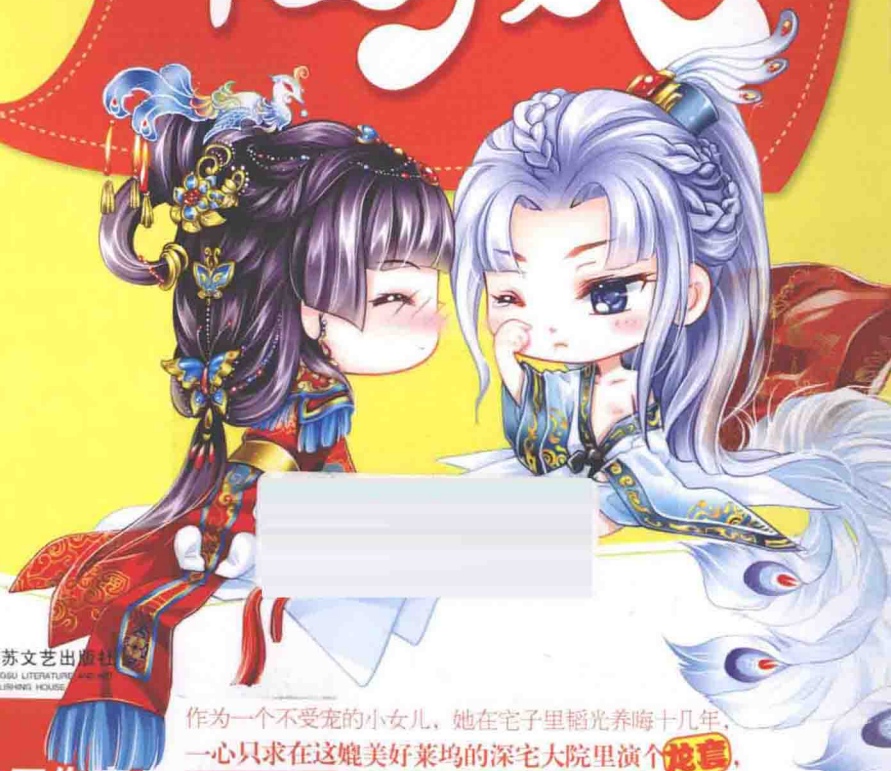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玉树临风

御井烹香 著
YUJING PENG XIANG
WORKS

许凤佳你别跑！
本姑娘生气起来，
别说江南杨府，
就连你平国公府也顺手平辽！
……啥？要先嫁过去？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花火工作室
满地打滚推荐
超过瘾励志大戏
——正式出书——

作为一个不受宠的小女儿，她在宅子里韬光养晦十几年，
一心只求在这媲美好莱坞的深宅大院里演个**龙套**，
可天不遂人愿！上有破事不断的姐姐们百般折腾，下有桀骜不驯的世子爷数度刁难！

连攒的那点儿演技居然都不够许凤佳塞牙缝的！

是欢喜冤家，还是棋逢对手 / 是演技，还是运气？
小小女儿的大志气，这次看我来逆袭！

玉树临风

御井烹香 著
YU JING PENG XIANG
WORK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树临风/御井烹香著. --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356-2

I. ①玉… II. ①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2816号

书 名	玉树临风
著 者	御井烹香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孙 逊 陈智斌
封 面 设 计	周 丽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333千字
印 张	10.5
版 次	2014年4月第1版,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356-2
定 价	22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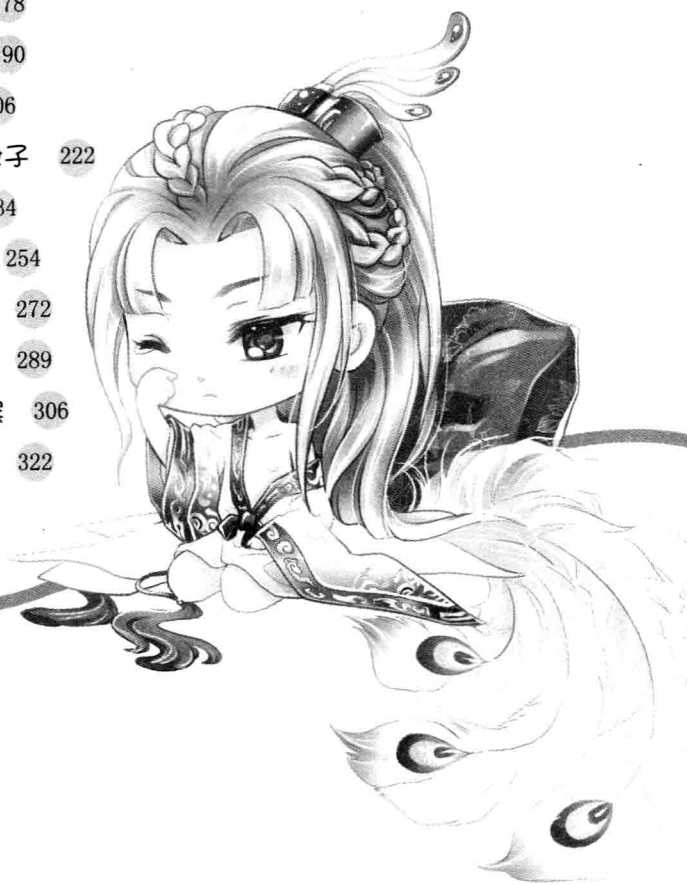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 CONTENTS



- 第一章 小七 001
- 第二章 正房 012
- 第三章 杨家女儿 023
- 第四章 双生子 033
- 第五章 二太太 046
- 第六章 暗涌 056
- 第七章 端倪 069
- 第八章 试探 079
- 第九章 敲山 089
- 第十章 九哥儿 100
- 第十一章 残血 112
- 第十二章 凤佳表哥 124
- 第十三章 混世魔王 138

目录 CONTENTS

- 第十四章 捉弄 151
- 第十五章 陷害 165
- 第十六章 允诺 178
- 第十七章 神医 190
- 第十八章 右手 206
- 第十九章 平国公世子 222
- 第二十章 暧昧 234
- 第二十一章 告白 254
- 第二十二章 刺客 272
- 第二十三章 婚事 289
- 第二十四章 太子嫔 306
- 第二十五章 嫁衣 322





第一章

小七

王妈妈行走在百芳园长长的回廊里，神色肃穆。

她经过浣纱坞，又绕过了朱赢台，再转过长青楼，眼前便出现了一堵高墙，两三个小丫鬟背对着她，靠在墙角花圃间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府中的事，却是没听着王妈妈脚步声。

是小库房里做活的丫头们，都是新提拔上来的，未曾入等。

杨家是江南豪门，这些不入等的小丫头片子也穿得体的，一色的淡青色棉布袄，虽然看着朴素，但袄子里的棉絮却都是厚厚实实，纵使是冬日，也透着暖。

“这回大姨娘过生日，可要比上个月七姨娘的生日更体面些。等闲不拿出来使的金线银线，一下就领了十多团去，也不晓得针线房那边能不能紧着日子赶出来。只是咱们的冬衣就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了。”不知是谁的声音里透了艳羡。

“眼浅！”又不知是谁笑吟吟地道，“那是大太太身边提拔上来的姨娘……自然更体面，你也是没见过世面，前几年四姨娘做三十岁，那才叫一个场面呢，啧啧，什么古香缎、缂丝八宝锦……流水似的从小库房往外拨，不知道的人，哪一个不说是太太过寿？”

王妈妈便沉下脸，冲着墙边冷斥。

“没规矩！太太姨娘们的事，也是你们说得的？”她在回廊边上站定了，拧起眉头凶神恶煞一般地瞪着墙角的小丫头片子，唬得这一群不入等的小丫头一阵纷乱，争先恐后地钻进了墙边的红漆木门里，大气也不敢出一声，从门缝里望着王妈妈目不斜视地经过了小院门口，这才互

相议论着。

“王妈妈去南偏院有什么事儿呢。”

“怕是去探九姨娘的吧。我听人说，九姨娘这两天越发不好了。”

“她去探病？也不怕越探，九姨娘病得越厉害。”不知是谁，撇着嘴说了一句。

说着，几个小丫头便都笑了起来，都道：“不要命了！人家是太太身边的红人呢，也是咱们能说得的？”

太太身边的红人王妈妈，果然是到南偏院探病的。南偏院说是偏院，其实就是下人住的大杂院隔出来的，距离正院，有十万八千里，在百芳园的边边角角上，开了一扇门再弯过几个夹道，才能进南偏院的门。一墙之隔，就是嘈杂喧闹的大杂院。

这几年来，众人心里都是有数的：住在南偏院里的，那便是这所大宅里最没本事，也最不受宠的姨娘。

前些年三姨娘还活着的时候，三姨娘住的是南偏院，三姨娘去了，就是九姨娘住了进来。这两个姨娘果然都是既不受宠，也没有什么脸面的，这南偏院就显得有些阴森，院子的角落里，还从青砖缝里长了老长的草出来，院子里的几竿竹子，也都是半黄不青的不讨人喜欢。王妈妈站在院门口左右看了看，难得地叹了口气，这才进了院子最里头一溜三间的青砖房。

一掀开帘子，便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药味。

“奴婢给九姨娘请安来了。”她边说边往九姨娘的卧室走，直到进了卧室，才有两个小丫鬟迎了出来。这两个小丫鬟身上穿的还是去年发下来的秋衣，过了一年，青棉布都褪色了，显得格外寒酸，年纪更小的那个，衣襟上还打了个大补丁，透着股村气。

王妈妈高高在上地撇了撇嘴，这才换出笑脸来，走到枣木大床边，轻声细语地重复了一遍：“奴婢给九姨娘请安来了。”

说是请安，但王妈妈只是半蹲了蹲身，便直起了腰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床上的女人。

九姨娘似乎也并不以为意，她咳嗽了几声，吃力地半坐起身，冲王妈妈点了点头。

“王妈妈是代——”她又咳嗽了起来。

王妈妈后退了几步，像是怕九姨娘咳到了自己脸上似的，她放柔了声音。

“奴婢是代太太来看望九姨娘。”王妈妈又问，“怎么没见七娘子？”

“回王妈妈话，七娘子还在午睡。”还没等九姨娘搭话，小丫鬟便抢着说，“奴婢这就去叫七娘子起来。”

王妈妈和九姨娘都没有说话，只是望着这小丫头灵巧地跑出了阴沉的屋子，九姨娘怔了半日，才想起来：“王妈妈坐。”

余下的一名小丫鬟便上前为王妈妈搬了一张樟木椅，上头的弹墨椅袱都泛了黄，王妈妈干咳了声，在樟木椅上坐了。

九姨娘又吩咐：“给王妈妈上茶啊。”

那名小丫鬟便也跑不见了，王妈妈带着一丝不满：“这院里的婆子丫头们，也该好好管教管教了，大白天的，一个个都不知去了哪里。”

“唉，她们也都忙着呢，眼看着就到了年下，各家谁不是一摊子的事。”九姨娘却似乎看得很开，这是个生得很平实的妇人，大约二十八九岁的年纪，形容却已枯槁，瘦得肉都干了，腕边的一个金镯子可怜兮兮地晃荡着，就像是随时都会掉下来。

王妈妈就矜持地笑了笑，接过那小丫头捧来的茶，却并不喝，只是放在手心里暖着。九姨娘又咳嗽了几声，吐了一口痰，靠在枕上略带期盼地望着王妈妈。

“七娘子也有十岁了吧。”过了一会儿，王妈妈问。

九姨娘就笑了：“嗯，与九哥儿是一样的年纪。”

提到九哥儿，王妈妈脸色就柔了三分，话也多了起来：“九哥儿调皮着呢，昨日又打了个什么玩意儿，惹得太太一阵好说，偏又舍不得打。也不知道七娘子是不是这样的性子，人都说，双胞胎——”她又收住了这半截子话。

九姨娘露出几分苦涩，接着她的话头道：“七娘子却安静得紧，成日里寡言少语的，只是绣花。”

这时，便有一个十岁上下的小女孩揉着眼，被那丫鬟领进了屋子，她穿着天青色万字不到头的小袄子，梳了两个小丫髻，身上的衣服虽然旧了，花式也是老的，但浆洗得很干净，看起来，倒也有几分可爱。

王妈妈笑：“七娘子，可还认得我吗？”

七娘子抬起眼迷瞪瞪地望着王妈妈，看了一刻就蹲身行礼：“王



妈妈好。”

“七娘子多礼了。”王妈妈连忙站起身，不敢受七娘子的礼，她脸上的笑容更多了。

九姨娘冲七娘子招了招手，七娘子依偎到她身边，大眼睛骨碌碌直转，看了看九姨娘，又看了看王妈妈。

王妈妈忽然就觉得她和九哥儿长得很像。

双胞胎弟，就是双胞胎弟。她在心里头暗暗想着，就把原有的傲气收了一点起来。

“王妈妈这次来，就是为了看看小七的吧。”九姨娘带着一丝疲倦地道，“不是我自夸，小七这丫头，倒真是挺伶俐的。将来，不至于给太太添太多麻烦。”

王妈妈连忙说：“是不是太太养活还不一定呢，太太只是叫我来看看九姨娘，问问九姨娘，这大年下有什么礼要捎给娘家。”

九姨娘的娘家人就住在城外，年年到了年下，都要来打一两回秋风，九姨娘脸上就闪过了一丝难堪。她垂下眼望着手上的金镯子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待要说话，又咽了下去。

王妈妈素日里刻薄惯了，倒不觉得什么，安详地坐着，拿眼看着七娘子，七娘子依然依偎在九姨娘身边，大眼睛看了看九姨娘，又看看王妈妈，忽地就抿着嘴笑了。

“七娘子笑什么？”王妈妈就放柔了声音问。

七娘子脆生生地道：“我笑立夏笨手笨脚的，想要搬小风炉，又搬不动。”

王妈妈和九姨娘不由得就都看向了那端茶的小丫鬟。

那小丫鬟正撅着屁股想要把小风炉搬起来，可小风炉上还有个药罐子，她怎么搬都使不上力，脸上倒是沾了好些黑灰。

王妈妈和九姨娘不约而同都笑了，王妈妈眼里闪过了一丝怜悯。

这大宅门里，最落魄也最好糟践的，就是九姨娘母女了……王妈妈是大太太身边的红人，平时迎来送往，应酬的都是有脸面的姨娘，很少见到这么凄凉的景象。

这一笑，就好说话了。九姨娘望着王妈妈，恳求地道：“我是挨不了几天的了，这年，未必能过得去……就让小七跟着太太过活吧，也唯有跟着太太，我这个当娘的才能放心闭眼。”

七娘子眼里就蓄起了泪，九姨娘微笑着摸了摸她的头，左手摸摸索，摸到了右手上的金镯子，吃力地把它退了下来，递给了王妈妈。

“妈妈若是能在太太面前美言几句……”

王妈妈忙把九姨娘的手推开了：“这可不敢当，我们下人做事，乃是本分。”

九姨娘不知哪儿来的力气，倾身握住王妈妈的手，就把金镯子往她手上套：“妈妈别和我客气。”

她冲七娘子使了个眼色，七娘子也就脆生生地道：“妈妈千万不要客气。”她想了想，又添了一句，“小七全仗妈妈照顾了。”

王妈妈也就不推辞了，握住了那沉甸甸的金镯子，微笑着说：“其实太太也是有这个心思的，毕竟，七娘子和九哥儿是双生姐弟，养在一处，也热闹些。”

九姨娘顿时显出了心满意足的样子来：“妈妈这一说，我心底的大石就放下了。”她摸了摸七娘子的头，“小七，去把你绣的那幅牡丹花拿来，给王妈妈看看。”

七娘子就听话地出去了，立夏不言不语、利利索索地跟在她后头，搬着小风炉也走了出去

少了这两个人，屋内顿时就空了起来，阳光终于照到了屋子里，隔着窗纸朦胧地散射进来，把九姨娘的脸映得也有了一丝血色。

“我这些日子，就是等着妈妈。”九姨娘徐徐说。王妈妈收了她的金镯子，便会为她办事，这使她的心情好了不少，看起来，也有了一丝笑模样。“只是……四姨娘前些时候，也来过几次。”

王妈妈顿时就眯起了眼：“四姨娘来过？”她觉得自己的语调也未免激动了些，便连忙又道，“四姨娘最近忙着呢，想不到也会踏南偏院的门。”

“四姨娘也是好心。”九姨娘就低下头徐徐地转动起了左手上那个小些的银镯子。“我这病越是冷发作得越是厉害，大夫也说了，很难过去年关。四姨娘便来问我，要不要将小七放到她的院子里养。”

九姨娘的病，其实并不是过不去年关，只是要拿百年的老参做药引，才能吊着命。

王妈妈就仿佛不知道这事似的，先叹了口气：“九姨娘的病也拖了好些年了。”才探询地望着九姨娘，“若是九姨娘应了四姨娘，我就可



不好说话了。”

九姨娘就微微笑了起来，指了指王妈妈手腕上的金镯子：“若是答应了，又怎么还要请王妈妈帮忙？只是这庶女要进太太的院子里，实在是难了些。我一向也没什么脸面，恐怕……太太未必会应我呢。”

大秦的规矩，庶女养在正妻膝下，说亲时按例是当嫡女来看待的，出嫁时，嫁妆也与嫡女一样丰富。因此，被太太亲自养育，对庶女来说是天大的脸面，王妈妈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她转了转眼珠，就笑了。

“九姨娘也太客气了，你近些年来虽然病了，但好歹也是九哥儿的生母，光是看在九哥儿的分上，太太就得对七娘子另眼相看不是？实话说了吧，今日来，我便是要领着七娘子去见太太的。”

九姨娘这一次，笑得才是真正安心了。

“以后小七要仰仗王妈妈的照拂了。”她叹了口气，又咳嗽了起来，“这孩子性子闷，妈妈闲了时，定要多教她为人处事的道理。日后……小七定会报答王妈妈的。”

王妈妈望了眼窗棂，透过仅有的半扇玻璃窗，她望见了七娘子站在西厢前，拿着个绣绷子往屋内张望，隐隐约约，也能看出她脸上的焦灼。她在心底就有几分高高在上起来，微微扯了扯嘴角。

“那还用说？九哥儿的双胞姐姐——我是非得照顾得妥妥帖帖不可的。”她起了身，“九姨娘若是没有别的吩咐，我这就带七娘子见太太去了？”

九姨娘也望了望窗外。她唇边浮起了一抹笑，笑容里，透着伤感，透着期许，也透着少少的自信。

“小七不会给您添麻烦的。”她柔声细语地说，又咳嗽了起来，“就托您多照应了！”

“一会儿见了太太，可不要露怯。”王妈妈带着七娘子走在回廊上，一路走，一路吩咐着，“你很少与姐妹们相见，一会儿未必能认得出人。现在在太太屋里的，大约只有二娘子与五娘子，都是你的姐姐，可不要无礼了。”

“是。”七娘子轻声细语，牵着王妈妈的手，一路上左顾右盼，看不出怯场的样子。

她们穿过了百芳园，进了正院，正院里有一群小丫头，正把成捆成

箱的皮草、丝绸往外搬，一边搬一边笑着说：“初娘子还是这个性子，恨不得把夫家的好东西，全都搬回了娘家来。”

王妈妈就略带一丝骄傲地对七娘子说：“你大姐姐也是庶女，也是养在太太膝下……你看看她送的节礼！这么大的院子，都快摆不下啦。”

七娘子就歪过头看着一院子的大木箱、成篓成篓的荔枝葡萄，带着艳羡地点了点头。

王妈妈忽然觉得她看透七娘子了。

她们是从后院门进的正院，正院与南偏院不同，堂屋坐落在院子当中，屋顶飞了两三重的檐，上头的人物雕刻得极精细，还贴了金箔，在阳光下明晃晃的，刺人眼睛。

有个丫头迎了出来，笑着问王妈妈：“王妈妈今儿过来得倒早，牵着的是哪家的娃儿？我看着倒是可人意儿。”

王妈妈板起脸：“这是七娘子。”

那丫头轻呼了声，忙笑吟吟地给七娘子行礼：“奴婢立春见过七娘子。”

七娘子笑着让开了半边身子：“立春姐姐好。”

立春也甜甜地笑了起来，她穿着簇新的嫩黄色贡缎袄、天青色提花马面裙，手上身上、穿的戴的都很精致，站在七娘子身边，倒比她更像个小姐。

“七娘子少到正院来，我一时眼拙倒认错了。太太才午睡起来，还没用过点心……我这就去回报。”说着，她就转身急匆匆地进了堂屋，过了一会儿，又笑吟吟地走了出来，“七娘子快进去吧，太太听说你来了，欢喜得很呢。”

说着，她就七娘子带进了堂屋里。

七娘子进了屋内，就觉得眼前一黑，险些看不见东西，立春牵着她转过了一道屏风，屋内才重新亮堂起来——堂屋面向正门的一侧，装的都是明晃晃的玻璃窗子。

立春带着她又转过了一个多宝格，才掀起了玻璃珠帘子，笑着把七娘子牵进了一间明亮的卧室。

卧室里或站或坐或躺，足足有六七个人，七娘子扫了他们一眼，见得有两个小姐打扮的女孩儿坐在椅子上，两三个仆妇打扮的丫头婆子，或是坐在椅子前的小儿子上，或是站在床后，屋内正当中是一张酸枝木



拔步金漆螺钿大床，床上躺了个小男孩，一个打扮华贵，面孔富态的中年妇人正坐在床边，轻声细语地与那小男孩说话。

“你七妹妹都来了，还不起来？只是赖着作甚？”

七娘子就规规矩矩地双膝落地，磕了个头，抬头道：“小七给太太请安。”

大太太才转过眼睛看她，眼里带了一点笑意：“哎，你长大了。”

七娘子就又起身转向两个姐姐：“小七给二姐请安。小七给五姐请安。”

二娘子和五娘子都是嫡女。

神色冷淡的二娘子就站起身点点头，受了她的半礼。俏丽的五娘子翻了个白眼，哼了声，别开头看也不看她。

七娘子安之若素，起身低头束手，站到了大太太左手边。

大太太望着七娘子的眼神，就多了几分惊讶。她也没有想到七娘子应对得这样得体，挑不出一丝毛病。

“小七坐吧。”大太太就露了笑模样，又转头哄着床上的小男孩，“九哥儿，你瞧，小七长得与你一模一样呢，就是比你高了些。”

那小男孩一骨碌就爬起身，瞪着黑葡萄似的大眼睛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七娘子。

“娘骗我。”他嘟着嘴说，“这人分明和我一样高。”

“什么这人，是你七妹妹。”大太太笑模样地说，又瞥了五娘子一眼，“别被你五姐带坏了，她没规矩，你也跟着没规矩。”

五娘子又哼了一声，盘着手把头仰得高高的。大太太白了她一眼，又说：“成日里就听得你们俩置气了，五姐也不晓得让着弟弟些。”

九哥儿就得意起来，大太太继续说：“九哥儿也不懂事，五姐脾气不好，你就跟着学——回来告诉老爷，仔细打你板子。”

七娘子唇边含着微微的笑，坐得安安稳稳地瞧着大太太和九哥儿母子情深。

大太太就觉得有点没趣。

九哥儿溜下床，穿着中衣就跑到七娘子跟前：“你就是七妹妹？”

“九弟，我是你七姐姐。”七娘子忍俊不禁。

众人就都笑了，立春笑得最响，还有五娘子椅子边站着的丫鬟，也笑得放肆。

五娘子也忍不住偷偷地笑。九哥儿小脸涨得通红，走回大太太身边一头扎进她怀里，再也不肯出来。

大太太柔和地望着七娘子，拍打着九哥儿的背，问：“七娘子识字了没有？”

七娘子神色一暗，站起来说：“回太太话，小七没有上学。”

“是我事多，就给忘了。杨家的女儿，字都是要认得几个的。”大太太说，“瞧你一脸的聪明，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了。过几日，我和先生打个招呼，就叫白露接送你上学吧。”

原本站在床边的一个丫鬟赶忙就应了一声，七娘子望了她一眼，微微一笑。白露穿着玉色云缎袄子，浑身上下半新不旧，看来虽然没有立春风光，但也是好料子。

大太太不说话了，七娘子就站起来说：“那，小七告辞了。”

大太太笑了笑，点点头。二娘子和五娘子都转头看着白露上前牵着七娘子走出门，连九哥儿都抬起头，撇着嘴要看不看地瞄着七娘子的背影。

直到七娘子出了门，二娘子、五娘子和九哥儿到院子里去玩耍了，大太太的脸色才沉了下来。

“王妈妈人呢？”她问。

王妈妈很快就进了里屋。

“叫你去看看九姨娘的病，你怎么就把七娘子给带回来了？”大太太吹着滚烫的热茶，慢慢地问。

王妈妈心头一紧，很快，又放松下来。

“回太太的话，”她就跪了下来，膝行着靠近了大太太，轻声说，“四姨娘昨日去南偏院，果然是想把七娘子收到自己院子里养。”

大太太的眉头就挑了起来。

“怪了……”她喃喃地说，透过亮晶晶的玻璃窗望着院子里九哥儿四处跑动的身影，“四姨娘怎么忽然就好心起来了？”

王妈妈已经跟了大太太足有二十多年了，她晓得大太太的性子，就没有多说话，只是垂着头，等着大太太发问。

大太太果然问：“九姨娘给了你多少好处？”

王妈妈就把手腕上的金镯子给大太太看。

大太太一看，就知道这金镯子足足有三四两重。



“这是九姨娘压箱底的首饰了。”王妈妈说，“我还记得那一年她生了七娘子与九哥儿，太太从手上拔了这个金镯子赏给她的。”

大太太目光悠远：“一转眼又快十年了。”

王妈妈就笑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

九姨娘把压箱底的首饰都送了出来，可见得是真心想让七娘子到太太院子里来养活了。四姨娘开出的条件，一定还没有让她心动……四姨娘是怎么开的条件，又是为什么想把七娘子往自己院子里划拉呢？

大太太的目光就冷了下来。

晚上用饭的时候，大太太漫不经心地提起了七娘子的事：“九姨娘看着已是弱下去了。我想着，七娘子才十岁，这么早就分院过活，没个人教她眉高眼低的，将来到了婆家，难免被人瞧不起。”

杨老爷想了想，才想起来，七娘子就是九哥儿的双生姐姐。

“那你就看着办吧。”他随随便便地说，“一个女儿家，认得几个字，会绣几朵花也就是了。”

“到底是九哥儿的双生姐姐呢。”大太太柔声说，“我想着，二姐很快就要嫁了，五姐又是个糙性子，倒是七娘子，今日我留神细看，是个文静的，正好和九哥儿做伴。”

“你愿意接到自己院子里养活，那是最好。”杨老爷看着大太太的眼神就变柔了，“只是你才送了大姐，展眼又要送二姐出门，五姐再过几年，也就到了出嫁的年纪。还要再照管七娘子，实在是辛苦了些。”

大太太低下头有些害羞地笑了笑：“妾身为的还不都是这个家？”

七娘子被接到大太太屋里养活的事，就这么定了下来。

当晚，大太太就让白露去吩咐九姨娘，把七娘子的衣服杂物都收拾收拾，将西厢东边的屋子收拾出来，进了腊月，就叫七娘子到正院来住。

“九姨娘还病在床上……”王妈妈有些踌躇。

“要接，便是现在接来。”大太太有一丝不高兴，“九姨娘终究只是姨娘罢了。快过世的人，身上都带着晦气，七娘子进了正院，你就打发她洗个澡，把晦气洗掉。”

王妈妈心头有些发凉：“是。”

大太太又换了笑脸，把九哥儿叫到身边问：“你七姐姐就要到正院来住了，多了她陪你玩，开心吗？”

九哥儿眨着眼，看了看王妈妈。王妈妈的心，早就提了起来。

“爱来不来。”九哥儿想了想，丢下这句话就又跑远了。

大太太轻笑起来：“这个九哥儿，真是……”

她没把话说完，王妈妈松了口气，赔笑道：“九哥儿年纪到底小了些。”

正是因为小小年纪便被大太太养在身边，九哥儿一点都不认生母和双生姐姐。

大太太又沉思起来。

“罢了，就让七娘子住到年后吧。”她轻飘飘地说，“明日找个时辰，把九哥儿带去见见九姨娘……到底是生母，病成那个样子了，九哥儿也该去尽尽孝。”

“太太贤惠。”王妈妈忙说。太太让九哥儿去见生母，四姨娘就挑不出什么毛病，只能称赞大太太贤惠了。否则，生母病成那个样子，儿子连见都不让见一面，大太太就显得绝情了些。

大太太摸了摸脸颊，叹了口气：“七娘子与九哥儿生得倒真是像。弟妹恐怕也认不出来哪个是哪个呢。”

大太太的弟妹，自然就是二太太了，杨二老爷在京城做官，却把二太太丢在了对街的老宅子里。二太太隔三岔五总要过来串串门子，见了九哥儿，总是喜爱得摸了又摸。

王妈妈的心又紧了起来，她寻思着，大太太到底什么时候立心要把七娘子接到自己院子里养活呢？

总归不是今天临时起意吧。

大太太的心思，是谁都捉摸不透的。





第二章

正房

七娘子虽然还没被接到大太太那儿去养活，但她要挪窝的消息，不到一天就传遍了整个杨府。

“大太太心慈，她这是怕七娘子没了娘，就少了人教导。少了人教导，就……”九姨娘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七娘子也到了该懂事的年纪了。”

七娘子说来才刚满了十岁，九哥儿与二房的八娘子与她都是一天生的，九哥儿还只是个孩子，八娘子连针都没拿过。七娘子手上，就已经有了做针线做出的茧子了。

四姨娘别开眼，微微笑了笑，没有接九姨娘的话茬。

这是个十分清秀的女人，看着不过是二十七八岁，却穿了一身莲青色隐芙蓉纹的对襟长袄，浑身上下，只戴了一双耳坠与一根银凤钗，越发显得气质是何等清贵。不知道的人，谁不说她是当家主母的气派？偏偏命苦，就到了杨府做四姨娘。

九姨娘依然保持着笑容，七娘子站在九姨娘跟前，望了望九姨娘，又望了望四姨娘，不说话。

气氛一时冷了下来，直到三娘子带着一脸的笑走了进来。她手上还抱了一个美人耸肩瓶，瓶里插了一枝新开的梅花，开得疏疏落落的，顿时就给这只有药味的屋子里，添了一股清香。

“九姨娘好，许久没来看望九姨娘了。”三娘子未语先笑，圆圆的脸上，喜气争先恐后往外跑，“七妹妹，你看三姐姐采的这枝梅花。”

七娘子便走了几步，到三娘子跟前仔细地端详着那枝梅花。

三娘子虽然说得客气，但脚步只到了九姨娘床前好几丈远，便不肯